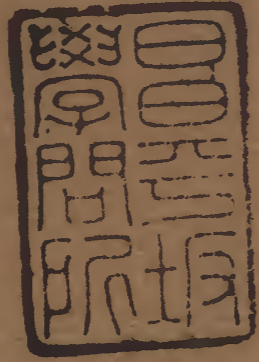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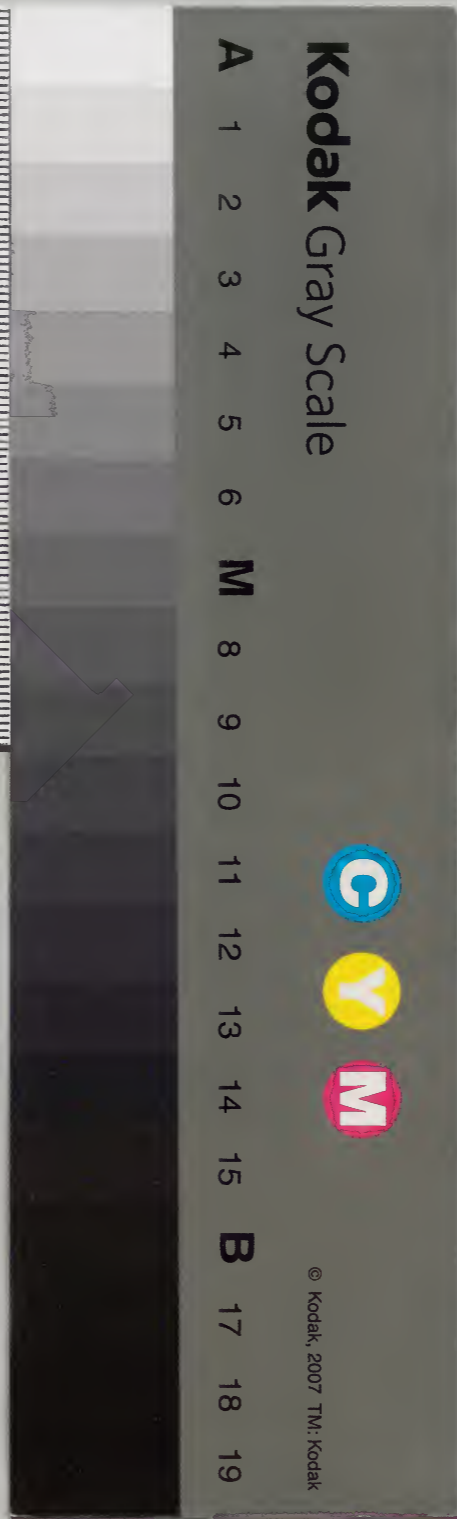
紀八之十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八	一	二	三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二	一	漢
七	二	書
九	三	門
函	八	類
一	〇	號
二	六	架
架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86
冊數	30 ( 4 )
函號	279 4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史記卷之八

高祖本紀第八

南宮直

華亭

徐子遠

章文庫

陳子龍

測議

按篇首

書高祖

追稱之

也及叙

其始事

則稱劉

季及得

沛則稱

沛公及

三漢則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

沛豐

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

後沛為郡

字季

索隱曰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

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伯云高祖小字季父

曰太公

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

沛公

與濞同音

正義曰春秋握成圖云劉

劉

劉

劉

稱漢王及卽皇帝位則稱上此太史公用意縝密處劉辰翁曰劉母劉同姓母媼又悉或隨俗所稱以見其秘則曰劉媪楊慎曰劉媪與神遇酒傳姬夢

夢赤鳥如龍戲已生執嘉遠曰此劉媪乃高祖母也然亦因昭靈大澤之夢推而上之又為附會語也  
母曰劉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左師謂太后曰媪○索隱曰皇甫謐云媪蓋姓  
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舍始遊洛水亭長劉季今近有人云母媪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  
古碑文其字分明作媪字云母媪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灑躍人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顏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皆不詳載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卽理而言斷可知矣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

之理或有不之若太公往視則怪甚矣  
重份曰意謂如也四  
字最善狀高祖  
劉辰翁曰土媪武負疑為一人故又曰武

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索隱曰始皇峰  
目長準蓋鼻高起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胃龜背龍腰長七尺八寸合誠圖云赤帝體為朱鳥  
其表龍顏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服虔曰常有大  
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為泗水  
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  
王媪武負貫酒韋昭曰貫賒也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  
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雋及見怪歲

負王姬以別之。又言此兩家愈明。  
揚慎曰：常時車駕出，則禁觀者。此時則縱觀。故曰。

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至歲終，總弃不責也。高祖常繇咸

陽。應劭曰：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徭役也。

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索隱曰：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相經云：魏人

呂公名文，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

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

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責。令諸大夫曰。正義

曰：大夫客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

易諸吏，乃給為謁曰。索隱曰：高祖素狎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

通判而兼載錢穀也。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

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

坐上坐。無所詘。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

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敢對衆，獨言，故曰動而留之。高祖竟酒後，呂公

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

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願為季箕帚妾。

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

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

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

公主。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呂

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

正義曰。以食飼人也。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

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賢。

老父已去。高祖適從。勿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

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

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

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

氏

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索隱曰。

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絰。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爲之。

謂之劉氏冠。時時冠之。及嘗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正義

曰。其後詔曰。爵非公乘以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

山。徒多道。自度比至。皆亾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

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

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被加也。夜徑澤中。索隱

曰。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繇正路。且從小徑。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

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劍擊斬蛇

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

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

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

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

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

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

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

武乃改定○字遠曰沈休文以為白帝金也金生水白帝之子水也赤帝火也火生土赤帝之子土也然

則秦自謂水漢自謂土不為失也失在誤以赤帝子為赤帝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

誠欲答之徐廣曰嫗因怒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

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日益畏

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

之索隱曰廣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疑匿隱於芒碭山澤巖

石之間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

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

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

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太雲五色其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往

常得季高祖心喜字遠曰高祖隱處豈不陰語呂后耶陰而求求而怪皆所以動衆也

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

有得心

年四十八，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斬縣名，屬沛。

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

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索隱曰：按漢書蕭曹傳，君參為獄掾，何為主吏。

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人在

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索隱曰：說文云：眾，不敢不

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百

人已下也。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係劉季。韋昭曰：以劉

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

老雖為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

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

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

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並將不善，

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

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

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

劉季諸珍怪當賢，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

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舊

陳以陳  
母有言  
或納得  
以蕭敗  
全用此

楚僭稱王其  
高祖起兵  
時原模印  
與諸公不  
同

楚僭稱王其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

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蚩尤受之以作劍

戟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

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蒙吏如蕭曹樊

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音房豫

屬山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

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成二十里戲亭北燕趙齊魏皆

自立為王。索隱曰按高祖二年八月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將兵圍豐二日出

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

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

敗於薛走至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沂州臨沂縣有漢戚縣故城沛公左司馬

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左司馬曹無傷自此已

下更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

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

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

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

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

公有一日  
中一周市  
法如  
事多同  
項紀彼既  
詳此儘可  
從簡



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

支頰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寧縣君璣曰陳勝傳曰

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類

號曰大司馬又不為寧縣君東立景駒為假王在留

索隱曰韋昭云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

今彭城留縣

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

兵士北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正義曰括地志云

定楚地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

蕭西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

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

之索隱曰下邑縣還軍豐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

名屬梁國也城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

也蘇林曰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

五大夫將十人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字遠曰漢祖

兵攻豐起事欲以豐沛為根本豐反屬魏大勢幾失

故數借兵復之及入關以後則從項梁月餘項羽已

勢又在關中而豐沛非所須也拔襄城正義曰襄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

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

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破秦軍

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

敗曰北

父救東

同攻亢

稷垣梁

稷垣梁

稷垣梁

稷垣梁

向破秦軍而榮節引兵歸故楚獨追北

屠之

索隱曰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

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

軍復振

李奇曰振整也

守濮陽環水

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宴曰依河水

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鑿溝引黃河水環繞作壁壘為固楚軍乃去

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定陶未下

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

索隱曰韋昭云故杞國今陳留縣

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正義曰在外黃

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

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歿沛公與項羽

方攻陳留聞項梁歿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

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

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

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

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曰括

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郡守韋昭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為武安侯將

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

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

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非救趙令沛

王九思曰懷王遣入關當時救趙難子入關秦大軍在趙既有

當之者則入關者易為力。

凌約言曰：此出當時乘人意太史公以其意敘之故曰諸曰皆而不著姓名耳。可類見。

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草

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當是時

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子龍曰此皆不知兵家虛

實者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

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

城無遺類皆仇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

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

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

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慄悍。今徐廣曰一

無此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子龍曰秦強兵皆在外而

內怨復深此不必全以兵力取而可卒不許項羽而

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字遠曰沛公已自有成軍以入秦聲

勢宜盛故收敗軍以益之也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成

陽杠里二縣名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

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

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

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栗縣名屬沛也遇剛

武侯。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奪其軍可四千餘

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

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中徒武蒲之軍。正義曰：並并魏將也。

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鄆食其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

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鄆生不拜。長

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饗陳留，得秦積粟

乃以鄆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鄆商為將，將陳

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

楊熊戰白馬。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

曰：馬城故備之曹邑。文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中牟

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滎陽。索隱曰：韋昭云：故衛地，河南縣也。二世使使

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

韓，故因之。索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轅轅為

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印方欲渡

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

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

馬騎，與南陽守齧戰，擊東。地理志云：南陽有穰縣。破之。略南陽

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陽縣地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

項梁以來。攻定陶。朱下攻外黃。外黃未下。而兵行無忌。殆欲渡。及赴要。持虛邑。此最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而遇閃白。保得敵去。為幸。何暇追襲。此兵家勝算也。故高祖攻

善。既未拔。通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險。此意獨宛強大。追敵近復。欲過而西。則前後相應。非他邑也。故子房發之。而漢事將。又行陳。非究計實。謀也。故計也。

史記

卷之八

十一

西南有二面。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猶此也。謂此至天明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歾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歾。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歾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

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索隱曰。韋昭云。在河內。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高武侯鯁。晉灼曰。鯁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鯁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穰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還攻胡陽。索隱曰。胡陽。一云陵。○索隱曰。南陽屬南鄉。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君別將梅銜與皆降析鄆。索隱曰。析屬弘農。鄆屬南鄉。一名白羽。析今內鄉縣。鄆今菊潭縣也。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

史記

卷之八

十一

高祖本紀

三

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字遠曰：漢祖方欲入關，而章邯叛矣。此蓋天授也。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雒。地理志云：武關當冠軍縣西，峽關在武關之西。子龍曰：是時秦必堅守函谷，故攻河陰不得入。又南攻武關而人之，且時秦已內亂矣。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

意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孚遠曰：秦人已約降，而復連戰破之，猶項王之於章邯也。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兵

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也。

也。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正義

曰：按天子有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素白素兩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降軹道旁。索隱曰：漢書宮殿疏云：枳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

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秋云：樊噲

請殺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

倪思曰兵  
入人國都  
重寶財物  
滿前委而  
去之還軍  
秦上極是  
難事也則  
可謂節利  
之兵也

史記

卷之八

三

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付也。遂西入咸陽。欲

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言欲焚噲張良諫，乃封秦

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項王至，得以遜謝而解耳。

不然事未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禁民吾與諸侯約

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

抵罪未知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

次策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

見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

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

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

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索隱曰：楚漢春

秋云：解先生云：遣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

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

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顏師古曰：今桃

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西征記云：無

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三

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宋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見謝項羽，項

慶約言曰：敘帝所過無得掠，始以起帝始敘羽所過無不殘滅，以該羽終。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

古者改

正義曰：舊注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項羽自立為西

卷之八

七



不改月  
尚昔伊  
謂元祀  
十月二  
更素紀亦  
曰十月  
至建寅之  
月則日一  
月而不口  
正考武成  
可見惟周  
八則改月  
月民以寅  
月爲四月  
非是  
倪思曰此  
項世家  
子長欲

見羽負入  
關約又不  
用懷土命  
故直敘諸  
將以見沛  
公之屈故  
持詳如此  
孫鑛曰韓  
魏不敘想  
以無新立  
王故  
按項王  
使卒三  
萬人從  
所以昭  
制漢王  
然楚與

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

王。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爲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正義曰：以岐州雍縣爲名。都廢

丘。司馬欣爲塞王。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爲塞耳，非桃林。都櫟陽。索隱曰：因

葬太上皇改名曰萬年。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

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正義曰：在

相州安陽縣。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

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郡縣名。

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

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燕將滅荼爲燕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將臧荼爲燕

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

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

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

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募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

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李奇曰：蝕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

川谷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也。崔浩云：險絕之處

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爲閣。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

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

諸侯之  
慕從者  
數萬人  
則人心  
歸附已  
有一天  
下氣象  
矣。  
虞約言曰  
此而參看  
得紀則見  
直經實主  
之得體轉  
換應接之  
無痕矣

史記

卷之六

三

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

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

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天

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

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

里。必居上游。子龍曰。長沙以南。水皆北流。從桂嶺而下也。雖為上游。實荒裔耳。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

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

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

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

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

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

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

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

故道。地理志云。武都有故道縣。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正義

山。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

遂定雍地。子龍曰。秦民怨秦久矣。而使秦將王之。欲使之拒敵。此羽之拙也。故以邯之善戰而

敗。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令樊噲圍之。而

高祖本紀

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

子龍曰未出關爭衡而先收邊地立根本自固

之策也。

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

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平

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

因王陵兵南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

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以迎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

太公呂后於流。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

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

陽後屬陳。

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

索隱曰此王信

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

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

渭南。

徐廣曰後曰京兆。

河上。

徐廣曰馮翊。

中地郡。

徐廣曰扶風。

關外置

河南郡。

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爭遠曰漢因秦舊每下城邑必先立郡所以拓境自強也。

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

萬戶。繕治河上塞。

音灼曰晁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

諸故秦苑囿

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

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

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

平陰津至雒陽新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

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火

索隱曰三老董公隱也四皓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之帝也為  
義帝發喪  
也猶大叩  
馬之諫也  
異言同心  
折也帝納  
用之從諫  
弗明之明  
論也群策  
所以畢收  
也

真德秀曰  
不曰率諸  
侯王而曰  
願從諸侯  
王不曰擊  
項羽而曰

擊楚之殺  
義帝者詞  
不迫切而  
意已獨至  
猶有占詞  
命氣象

故。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

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

發喪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

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下從務東行至徐州擊楚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

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其

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

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

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正義曰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郡至蕭。正義曰徐州符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正義曰在徐州符睢水

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

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疆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字遠曰塞王欣楚之所呂后兄周呂侯

漢兵至降漢及是漢敗又降楚項羽不之責也故汎水之敗自到以謝楚

何孟春日  
漢王敗彭  
城下諸侯  
叛漢歸楚  
王至滎陽  
楚攻之急  
乃遷櫟陽  
太子盈為  
太子以繫  
人心知有  
國之本矣  
復如滎陽

命蕭何待  
太子守關  
中立宗廟  
祀穆更稱  
帝規模宏  
遠豈待定  
天下後如

史記

卷之八

九

為漢將兵居下邑

徐廣曰在梁

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

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

徐廣曰在梁

使謁者隨何之九江

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

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

楚使龍且往擊之

子龍曰齊反楚而漢得入彭城九江反楚而漢得從容歸關中楚之

自屈者在此

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

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

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

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

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

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

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

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

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

正義曰今蒲州也

太原

正義曰今并州

上黨正義曰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逐東下井陘擊

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九

李德裕曰  
殺身成仁  
代有豪傑  
莫不顯一

身之義烈  
未有條一

國之存亡  
惟紀信乘

黃屋以誰  
赴丹焰

尚存漢數  
年開一

而已  
多

以誤之

魏曰袁  
生此策亦

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

正義曰：敖地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

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之食

遂闕。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

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

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

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

城而歿。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

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

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

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樞公守滎陽。諸將卒不

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樞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

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

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

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

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

陽。未幾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

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

正義曰：宛，鄧州縣也。葉，汝

州，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

漢得天下  
嬰者楚雖  
勝漢力疲  
而神亂矣

漢鄭忠  
之說即

表生所  
謂備多  
分也

史記

卷之八

三

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權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子龍曰：漢之大勢在聯河北之軍以拒楚。然不使楚疲於南應，則齊趙之地未可得也。故出武關，用彭越皆虛着耳。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

復戰，即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

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

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黎郡白馬縣。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

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

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

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

齊王，烹酈生。東楚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

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

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三

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

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

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

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

水。正義曰。在成臯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劉汜水上。項羽

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

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文穎曰。邊近也。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

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

綬。立韓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

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

軍旅。老弱罷轉餼。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

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

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

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

王九思曰  
項羽勢衰  
在義帝  
而高



第十  
之先後次  
第敘之非  
難弒逆也

益辰翁曰  
湯胸要害  
若卒捫足  
極未易矯  
毋令楚乘  
勝于漢語  
極有力汲  
汲入關置  
酒留飲四  
日父老安  
之誰傳

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

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

皐。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楚漢相拒於成皐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肢，言漢王病創也。

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皐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索隱曰：欣自到於汜水上，令皐之於櫟陽者，以舊都故，皐以示之也。留四日，復

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字遠曰：彭越為漢擊楚，而田橫

失國往從之，橫心未嘗不附漢，特與淮陰侯有隙耳，故漢祖後召橫，欲王之也。項羽數擊彭

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

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

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

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

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

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浞野而守之。用張良計，

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

固陵。晉灼曰：即周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

迎之。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音甫，今亳州縣。隨何、劉賈、齊梁諸

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王。李遠曰：布稱

為武王，本傳不載，未知何所承也。當是叛楚以後，未歸漢以前，假為此號，猶項羽自稱霸王耶。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

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

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

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正義曰：二人韓信

也，以縱字為絕句。孔將軍、費將軍、陳賀也。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

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

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李遠曰：楚兵雖敗，猶尚全軍。項王乃棄之。

高祖與羽  
決勝垓下  
而陣法戰  
去之奇皆  
具柴將軍  
在皇帝後  
此以上陣  
法也。曰不  
利，以奇也

既却而左  
右兵縱因  
其不利而  
乘之此戰  
去奇孫相  
生也

按紀中  
比年軍  
首二帝  
未嘗  
目志信  
也信可  
以見幾

傷慎曰皇  
帝曰義帝  
無後讀至  
此使人神  
魂戰戰  
義成編素  
之有本末  
也

而走書法曰是以兵大敗若其使騎將灌嬰追殺項

羽東城徐廣曰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

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

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

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

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

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

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

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

家甲午徐廣曰二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正義曰括地志云高祖即

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皇帝曰義帝無

在濟陰界取其汜凌弘大而潤下

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正義曰泗州下邳縣

是楚王韓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濟陰縣

城是梁王彭越之都故都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洛州陽翟縣是韓王信

都徙衡山王吳芮為長都臨湘都臨湘正義曰括地志云潭州長沙縣

本漢臨湘縣長沙王吳芮都臨湘都臨湘正義曰括地志云潭州長沙縣

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

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

高祖本紀

徐廣曰。為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

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

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

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

南北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

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

曰。孟康曰。姓高名起。贛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

有將軍。臣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

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

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餼。不絕糧道。吾

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

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

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

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

凌約言曰。曰是日。從善之決也。善法。

史記

卷之八

三

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大尉盧

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正義曰：利幾音機。

姓名也。項利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

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

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

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

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

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

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

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索隱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心善家令言，賜

金五百斤。索隱曰：晉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十二月，人有上

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聞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

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

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子龍曰：信罪未見而執之，恐天下不服，故下赦。

令以安諸侯之心。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田肯也。因說高祖

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秦形勝

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

戟百萬。秦得百二焉。索隱曰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

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其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

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

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夫齊東有

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孟

津號黃河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海旁出爲勃地方二千里。持

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常千里故云千里之外齊得

十二焉。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故北東西秦也。非規

楊慎曰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制

如云軍士當男無一

當百百又

曰百一錢

可當

也

曰封如

外淮

水之西

然可見

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

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

劉賈數有功。以爲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吳別言

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太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

溪。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

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

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索隱曰信初都

陽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馬塞以備胡城

高祖本紀

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馬邑。即馬邑縣城也。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曼立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

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

平城縣。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匈奴圍名曰白登臺。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匈奴圍

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子龍曰。平城在太原之北。韓

征者欲破匈奴而歸。取太原也。然而兵力疲矣。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

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

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曰。漢儀註。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渭

城本咸陽地。高帝為新城。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

日真。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

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謂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

北闕為正門。立東闕北闕。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闕門說也。秦家舊

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前殿武庫

太君。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

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

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

按蕭何治未央宮壯麗為駁高

王韋曰。匈奴圍我平城。得春秋法。漢書改。為匈奴所圍。失體而文弱矣。

帝都秦  
之意

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後世有以加也。字遠曰文

過壯為定都計也。又以留守關中。政自也。出高祖乃

若作宮朴陋疑于奉上不足非自固之道。高祖乃

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柏人故城

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屬趙國。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

王劉仲棄國。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城在河州西縣三里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

侯。永歲徙貴族。楚昭厲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

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

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江湖之

狡猾為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

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

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

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

宮室居櫟陽宮也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

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命鄜邑曰新豐。

正義曰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

故

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懷愴不樂高祖切因左右問

高祖本紀

卷三



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雞蹴踘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乃悅

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臧荼有功

封陽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子龍曰凡有反者必須先下赦令可為法九月

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張春渡河正義曰

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時乾今滿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擊聊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城也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

呂祖謙曰  
史記書分  
趙山北立  
子恒為代  
王彭越長  
淮陰四友  
韓興地之  
大勢故其

書法簡明  
得主名山  
川之餘意  
若此類非  
一漢書多  
改之班氏  
蓋未達也

茅坤曰  
下敘得感  
觀溘溘  
王世貞曰  
大風三言  
氣籠宇宙  
張千古帝  
王赤幟高  
帝哉

史記

卷之八

三

欲反。子龍曰欲

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

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

淮。楚王交乘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蕪縣西

作不。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

日。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步。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

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韋昭

口。筑古樂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

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

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

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風俗通義

日。漢書註沛人語初發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

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

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

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

留止張。張晏曰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

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

史記

卷之八

三

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為吳王。字遠曰沛既已復不宜置侯國

故從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皆大破道在江淮間

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地括

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上地十三州記云十一常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常山故曰當城

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

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昭王之齊潛

王。索隱曰宣王之趙悼襄王。索隱曰成王之皆絕無後。子守冢

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

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

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

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二十五里漢舊縣綰稱病。辟陽

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字遠曰若后欲誅將相大臣

反前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

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

道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

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

王參曰漢書無已而

二字則問  
大遠

倪思曰呂  
氏以一婦

人間國事  
將蕭相國

無恙既問  
及相國死

後又問其  
次何其慮

深也

陳仁錫曰  
高帝不托

天下于平  
勃而托平

勃于呂后  
妙意莫測

史記

卷之八

三

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  
歾，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  
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  
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  
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  
塞下，侯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  
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  
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  
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  
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

帝酈將軍

漢書曰：酈商

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

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  
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  
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  
侯外反，亾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大言之，乃以丁未  
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亾入匈奴。丙寅葬  
徐廣曰：巴已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  
五月。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  
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  
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  
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祖起  
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群臣皆曰：高祖起

史記

卷之八

三

高祖本紀

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云。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則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其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

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漢高帝贊云。漢本堯運。德祚已盛。蚺蛇著旗。懼上赤帝。子火惡。自焚之。死。得天統矣。注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蒲也。赤故云。得天統也。臣贊曰。漢承堯者。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統序。故曰得天統。初。秦以火代木。得正。至大初。元。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贊得。

汪維禎曰。此論只言沛公能變秦苛法。得天之統。故有天下。此亦論也。

夏之政。忠之敝。示人以野。故殷人承之。小人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謚曰。長陵。山東。西廣。二十步。高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二十五里。正義曰。枯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傭命豪傑。奮發材雄。彤雲鬱。素靈告豐。龍

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云。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則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微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謚曰。長陵。山東西廣二百二十步。高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嘯命豪傑。奮發材雄。彤雲鬱碣。素靈告豐。龍

王維禎曰  
此論只言  
沛公能變  
秦苛法得  
天之統故  
有天下此  
不論也

史記

卷之八

高祖本紀

三

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弃功，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汎水卽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考漢書  
而公始  
注論只  
五論

軍興黃臺，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汎水卽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秦之問，四時文，雖矣，然不列，只謂歷去，豈不人以新姑，殊翳莫昔，以思，王之，並昔，前寒，於而，以辨姑之，嫌小人，以思，人承之，以文，文之，嫌小，太史公曰：夏之，迎忠，忠之，不人，以理，姑，與，人，承之，新南，王，文，於，燕，王，事。

史記卷之九

考云：惠帝不紀者，何？惠失政也。何失政？權在母后也。權在母后也者，奈何？欲生則生之，欲誅則誅之，惠不得與焉。是無帝也。何以紀為？大史公后後也。人君失政者，戒也。意微矣。

本紀第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高祖微時妃也。○索隱曰：字娥姁也。生孝惠帝。女魯元

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

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弃功，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汎水卽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考漢書  
亦公論  
通鑑只言  
上無節曰

漢軍雖黃臺，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汎水卽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秦之問，西霸文，雖矣，秦之不知，只謂所去，豈不人以新姑，殊對莫昔，以出三王之能，昔前樂於而爲，以新姑之端，小人以思，其所以人承之以文，文之類，小太史公曰：夏之逆，忠惠之類，不以人思，其所以人承之，新南王，其文，燕王，其

史記卷之九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呂后本紀第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爲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爲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高祖徵時妃也。○索隱曰：字娥姁也。生孝惠帝。女魯元

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宮也。

重份曰：言徵時復言死者，古妃字去之通。

此句在史記卷之九



宋濂曰高祖知呂后有隙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諸大臣故委戚氏不顧為天下計也

劉知幾曰欲云定天下誅大臣皆呂后之功也

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將。長兄周呂侯，次兄呂台，皆為

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

呂后本紀

二

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

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

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

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

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

考史記也漢高帝六年封呂氏八

趙

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  
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  
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  
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  
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  
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  
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應劭曰醪  
鳥食變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黎明孝惠還起王已死于是迺徙  
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太

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燬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

曰人甦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甦孝惠見問迺知

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

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

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乎遠曰太后召惠帝

專政也惠帝力不能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

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

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

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

趙

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鳥食蠶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應劭曰醪

鳥食蠶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于是迺徙

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甦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甦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孚遠曰太后召惠帝專政也惠帝力不能制故因病不聽政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酌兩卮醪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

孚遠曰太后召惠帝觀人甦示之以意欲

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恠之因不敢飲詳辭去問知其

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

徐廣曰士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

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

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

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

許之迺置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

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索隱曰漢宮闕

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諸

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

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前

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

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天侍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

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

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

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

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

乎遠曰此丞相者未知右丞相陵左丞相平也然陵能持白馬之議以折太后則用辟彊計者疑曲逆侯也○子龍曰留侯乃有此不肖子李文悅云使子房而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而世乃稱之何也

呂后本紀

茅坤曰此奇計與長公主所獻上林之地

注曰此處終是婦人

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

丑葬。駟按漢書云。莖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

里。去長安北二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

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

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

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

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

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

與高帝噫血盟。索隱曰。噫。鄒氏音使。接及。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

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

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

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

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

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

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

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

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徐廣曰。姓

蓋如王陵能制呂后乎。觀者宜宜想。

此得曰呂之禍漢

將軍居

王為王

力爭益

故欲殺

史記

卷之九

呂后本紀

五

馬○正義曰括地志云竟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

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

王子章為朱虛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以呂

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少府延為梧

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

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毋字長姁○

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韋昭

陳留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

東垣邑也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

史省文耳子朝為軹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懷州

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

呂王正義曰初呂台為呂王後太后許之建成康侯

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徐廣曰

子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

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子嘉代

立為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頹為臨光侯呂他為俞

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飾城在德州平原呂更始為

縣西南三十里本漢薛縣呂他邑也

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呂念為呂成侯正義

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

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

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

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乎遠曰本言張皇后無子不言惠帝無子美人子即後宮所生非必呂氏

言懷身而入宮者非也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

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歿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

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

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

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

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

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

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

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

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

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

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

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  
 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七年  
 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  
 諸呂女妬。怒去。讒之于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  
 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  
 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  
 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今劉氏危。迫脅王  
 侯。今疆授我妃。我妃既妬。今誣我以惡。讒女亂國。今  
 上曾不寤。我無忠臣。今何故棄國。自決中壑。今蒼天

舉直

徐廣曰。舉  
作與。

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能

誰者憐之。呂氏絕理。今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  
 歿。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巳丑。日食晝晦。太后惡  
 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  
 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  
 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  
 弟呂須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  
 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邪王。以  
 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



孝坤曰文帝不敢徒趙便有畏呂后而自遠之識

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醜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手遠曰趙王自殺非但為悲哀

愛姬也。懼有前幽王之禍耳。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者有第一第二之次也。

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

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平遠曰呂后妬甚。侈如子呂氏。諱文。以殺兩趙王而封張敖兩姬子。何也。將魯元王特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賢耶。

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呂榮

呂后本紀

鍾

后部署後

事如此雖

百郡寄何

為哉及呂

祿婦將印

呂須間之

大怒呂后

獨有兩女

子產祿奴

才耳

按呂后

遺詔後

賜所以

為身後

恩澤

為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

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七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

月中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

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

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

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

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將相列侯郎吏皆

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

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詔曰合葬長陵皇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

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

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

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

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

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

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

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

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遣諸

比

真德秀曰高祖為義中發喪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秦帝者齊遺諸侯

不曰誅諸呂而曰誅不當為王者其意頗同猶有古辭命氣象

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相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

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

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

索隱曰吳楚齊

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

索隱曰梁王產趙王

淮南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陽呂氏立三王

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

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

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

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

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

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

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字遠曰呂氏之

王于白馬之盟何如而產祿可得釋兵守

于忍之寄之賣祿非

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

決

子龍曰寄之說祿則許允陳泰之說曹爽也何以見聽真人奴耳

呂祿信酈寄時

與出游獵過其姑呂頹頹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

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母為他人

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當行御史

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

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

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

出于素心而由于平勃之劫其父也則非二子之比已安得謂之齊友耶

楊維禎曰或問酈寄為賣友乎曰漢之賣友則有其人如酈侯戶牖是也雲夢之給魏室之給魏致淮陰以寬然二子賣友若

采豎曰戰  
兩策王孫  
賈入市  
曰淖齒殺

我諒者利  
右從者四  
百人與之  
誅淖齒周  
勃諒呂氏  
五利之  
本此

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

平侯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索隱曰。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

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

令酈寄與典客劉揭。酈按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

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

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徐廣曰。音況。字也。遂

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

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

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

北軍。子龍曰。凡定內變。必須得禁軍。觀唐太子重俊之所以敗。玄宗之所以勝。皆在此。甘露之敗。亦如是也。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

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

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

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

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

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

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

產廷中。日餽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

呂后本紀

亂莫敢關。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

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

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

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

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

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

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

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

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

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

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

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

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

訖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

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

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驪

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子龍曰。世亂先有功。齊固宜立者也。

呂后本紀

古

節信者 因謁者 所持之 節用為 信也章 與謁者 同車故 為門者 所信得 入長樂 宮。

唐宗室而 呂氏不殺 朱虛侯者 齊為之 然呂 後以女 人而不 以非 而

史記

卷之九

四

立代日幾授齊兵名矣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

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

乎遠曰。薄昭後殺漢使者。亦不為謹良也。大臣以且齊王起兵。英氣難測。又劉澤怨之。故申代屈齊也。

立長故順。以仁孝聞于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

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宴曰。備

欲馳。後九月晦日巳酉。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

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其尊

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

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

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

執戟者。搃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

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

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

代王於邸。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

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

何為者而入。乎遠曰。是時禁衛之士。皆有守不貳其心。猶有僕御正人之意。非後代所及。

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論謁者十人皆搃兵而去。代

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

史記

卷之九

呂后本紀

三

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乎遠曰此紀止宜著文帝即位之事崩年謚法未宜載之蓋史遷未定之書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素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用禍威志懷安忍惟狹猜疑置鴆齊悼殘蔬戚姬孝惠崩頰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趙主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苗

史記卷之九

終

史記卷之十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駟按漢書音義曰諱恆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

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

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

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

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

考孝文帝年缺不具或有殘簡之失

駟按漢書大要張此等語高祖詳



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帝。孚遠曰此紀止宜著文帝即位之事崩年諡法未宜載之蓋史遷未定之書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素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用禍威志懷安忍惟狹猜疑置鴆齊悼殘戮戚姬孝惠崩頌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趙主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菑

史記卷之九 終

史記卷之十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刪按漢書音義曰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

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

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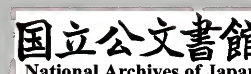
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

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

按漢書大要張此惟詔書

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  
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  
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噍血京師，此以迎大  
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  
宋昌進曰：索隱曰：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羣臣之  
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竝起，人人自以為  
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  
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

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  
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  
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矯帝之節。一呼，士皆左  
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  
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乎遠曰：大臣擅命，雖足為變，然執權者多，不能相下，則不敢萌其心也。方今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  
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  
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



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

橫。正。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索隱曰。荀悅

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凶之情也。代王曰。寡人聞

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

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亭遠曰。遣薄昭見

之情。亦以自托于大臣也。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

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

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木各橫橋。架渭水上。而使宋

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索隱曰。三輔故事。咸

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

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

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

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聞言。索隱曰。言

處。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

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

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

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

不詳其有爵位。

史記

卷之十

孝文本紀

三

故總謂之子

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

侯終母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駟按丘嫂也。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退論

為頃王也。○乎遠曰公議廢立事而以婦女二人為冠首非體也。或尚有呂后時遺風耶。與琅邪

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

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

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

曰楚王名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因請代王西鄉讓

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

稱宜乃更迴坐示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

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

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

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

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

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

靜殿中。以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

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李遠曰誅

立。皆兩軍之力也。故宋昌為衛將軍。鎮撫之。則已收兩軍之心矣。以張武為郎中令

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聞者諸呂用事

份曰前  
此又云即  
日夕又用  
二夜字蓋  
變起倉卒

史記 卷之十一 孝文本紀

機不容問  
事須如此  
亦見文帝  
應變神速  
知大計也

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

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

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

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需爵。故賜之。

酺五日。

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

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

正義曰。主。人階也。

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

丞相。

正義曰。此。時尚右。

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

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王子遣車騎將軍

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

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

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

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認入北

軍。與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

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余二千

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

戶。金千斤。

徐廣曰。十一月辛丑。

封典客揭為陽信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陽

真德秀曰此詔班氏載于刑法志內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于高景二紀詔皆不書僞文帝紀八部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故也

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

篇每類篇殊苦惱口是陛下  
盡在而後陳心動曰恩志滿

帑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

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

人民未有慊志。索隱曰。慊者不滿意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

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

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有司曰。豫

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

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于國家之大體。

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

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

呂祖謙曰。按文帝之九年。景帝。方十歲。平勃所以。聖請建太

真德秀曰此詔班氏載于刑法志內史記警之本紀本史公于高景二紀詔皆不書漢文帝紀八節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故也

呂祖謙曰按文帝之九年景帝方十歲平勃所以平勃所以

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

帑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慊志。索隱曰慊者不滿之意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于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

史記 卷之十 孝之本紀 六

太子者懲  
惠帝繼嗣  
不明之禍  
文帝所以  
固讓者蓋  
踐祚之始  
懼不克勝  
所言者皆  
發于中心  
非好名也

曰文帝  
以景  
梁孝  
曰高  
子當以貴  
族為后宜

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  
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  
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愛天下也朕甚不  
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  
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  
於立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  
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  
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  
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

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其最長純厚慈仁  
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  
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封將軍  
薄昭為軹侯。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  
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  
故立太子母也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  
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  
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  
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



娶于諸侯之異姓者如周之齊姜今諸侯皆同姓無異姓而王者則立后當以太子母為正亦有丁曰諸謂次武北漢書

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

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

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

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

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

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

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

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索隱曰按

駟侯不同者蓋後徙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宛州穀丘西南人或

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

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

平專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

古者諸侯建國于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

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

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正義曰馴其令

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

論代來又次論中功觀不史所叙知帝王施文被急皆有意也

經曰遺  
列侯之國  
日有深意  
而出言得  
體

陳仁子曰  
帝在位二  
十三年日  
食皆期甚

至乎星地  
實早緯大  
水盛昇地  
出當是時

無主權之  
下移也無  
儉人之在  
初也吾意

養應句奴  
強而入寇  
耳帝猶引  
窮責過所  
以無過也

史記 卷之十

官者詔所止持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以恩愛見留者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蓄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蓄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妙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主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自以告朕

孚遠曰白宜作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

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索隱曰蘇林云憫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

能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索隱曰遺猶留也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

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

下先籍者帝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歿朕甚憐之已立

史記 卷之十 孝文本紀

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乎遠曰。文帝精老子之術。於立太子對諸王。脩代來功見之。皆後已以視不私也。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

相約結而後相謾。

馴按漢書者義曰。長相結共祝。又訓上也。謾者謂中道而止之也。又

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

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

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

之國。

乎遠曰。遣丞相就國。亦以收大臣之權。言詞深隱。不見猜防。

絳侯勃免丞相。就

國。以太尉頽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

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

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索隱曰應

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邢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

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

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

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

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

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賴陰

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

安辛卯帝幸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

之乘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

曰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與居聞

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

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

賀為將軍軍滎陽徐廣曰姓籍以文帝十一年卒論曰敬○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祁

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

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

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

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

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

母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

反，遣人使闔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

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平遠曰：廢徒謂王，用有司彈事，不欲出自人主，傷親親之恩也。

始見于此。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

處王蜀嚴道。邛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邛都縣本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歿。上

曰：嚴道，邛都縣本都。漢為縣，今為州也。

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為厲王，立其子三

人為淮南王。索隱曰：各安。衡山王。索隱曰：各勃。廬江王。索隱曰：各賜。司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

官之非，宜出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

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各意。詔獄逮徙

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

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

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

傳其口  
以一次十  
高收自年  
之故典非  
甚勇不乃  
此

自錫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歿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  
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  
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儆而民不犯北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五帝畫衣冠而  
民知禁犯者率其重犯者其服何則  
之極布其衣冠而無顏緣投之於市與眾棄之何則  
至治也今法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  
右趾合一凡三  
佳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其咎安在非  
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放類故不易之也

殺北地都尉印  
臣表云錫使  
尉印力戰死  
乃此正合級  
印之去孫無  
有傳班固不  
知也

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  
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  
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  
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  
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  
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  
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

史記

卷之十一

孝本紀

七

傳其口  
以一次十  
之故與此  
惡身不乃  
此

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歿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僇而民不犯

北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禁者率其重犯制者毋其服

犯贖者墨其體犯官者雜其履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冠而無顏緣投之於市與眾棄之何則

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之而姦不止

孟康曰黥劓二左

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張斐註云以淫亂人放類故不易之也其咎安在哉

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母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

史記

邛徐廣曰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

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乎遠

言遣三將軍軍邊地也不著姓車千乘騎卒十萬帝

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

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東陽

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徐廣曰藥布為

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

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

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

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右猶高

左猶下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高

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朕不德而

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

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并平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

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宗隱曰五行之

易終而復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

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

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乎遠曰

後師古  
五縣古  
懸字縣  
衣漢書

自彌衣

秀曰  
通則  
福則  
古帝  
用心也

史記

卷之十

孝本紀

五



德漢復稱木德非也將以秦為閏位不紀其數耶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

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是于

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

議毋諱以勞朕駟按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

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

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

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欲出周鼎在渭城

常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常並修則見

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

以新垣平候口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

再中故改元也平遠曰文帝寬仁新垣平罪至族乎遠曰文帝寬仁新垣平罪至族以妖誣不道故不用常刑也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

勤勞不處不寧處也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

處一者之各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聞者

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

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下乃先言於上曰聞下有玉君來及視之果有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後受獻嘉之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後元年以平為大夫明年人有告平言者詐也湯下吏詔誅平

德漢復稱木德非也將以秦為閏位不紀其數耶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

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是于

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

議毋諱以勞朕駟按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

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

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

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

常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常竝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

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

以新垣平候口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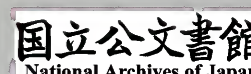
再中故改元也乎遠曰文帝寬仁新垣平罪至族乎遠曰文帝寬仁新垣平罪至族以妖誣不道故不用常刑也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

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

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

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



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  
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  
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  
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  
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  
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  
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  
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爲光祿勳。顏

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爲中大夫。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

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日在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將

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索隱曰。按

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宗正

何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

如淳曰。王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李遠曰。此亦三

弛山澤。弛解也。解不棘與。衆庶同其利。

民得賣爵。前年賜民爵。故

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子

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  
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  
袒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  
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  
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  
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  
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

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爲光祿勳。顏

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爲中大夫。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

曰：在黨。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將

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索隱曰：按

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宗正。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

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

如淳曰：三輔黃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季遠曰：棘門在橫門外。

將軍屯邊郡，三將軍屯京師也，俱著姓名，其文愈明。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

毋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也。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

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子

孝文本紀

漢書

身份曰太史公深服孝文帝治道

龍曰此民相買賣而官不與焉然必是所賜虛名若今之散官也孝文帝從代來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

中民

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也

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

緜衣

緜厚也

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緜衣

斤萬錢露臺之資才千緡耳

如淳曰賈誼云身衣卑緜

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

文繡以示敦札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

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凡杖羣

假借用之

蘇林曰假借以勸借人之借言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

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

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日後

代史書摠叙俱在卷末此則在遺詔之前又一體也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徐廣曰年遺詔曰

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歿歿者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成嘉生而惡歿

真德秀曰高帝無詔孝文帝以後亦不復有

帝曰太史公深服孝文治道

龍曰此民相買賣而官不與焉然必是所賜虛名若今之散官也

孝文帝從代來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

未復摠叙

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

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

亦古體也

猶有臺之舊趾也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

○王稱曰

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

斤萬錢露臺之資才

如淳曰賈誼云身衣阜練

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

汗縷耳

文繡以示敦札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

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

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

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凡杖羣

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

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

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乎遠

代史書摠叙俱在卷末此則在遺詔之前又一體也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

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歿歿者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成嘉生而惡歿

得假

真德秀曰高帝無詔皇帝以後亦不復有

史記

卷之十一

孝文本紀

七

蓋特出帝意而非故

厚莖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

離寒暑之數

離與罹通遭也

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

之父子。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人之祭祀。以重

眇眇之身

眇猶言細末也

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

鍾惺曰。文帝遺詔薄

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

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

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

懷謙致發

朕之不明。與嘉之。與讀曰。與言。雖朕

朕之不明與嘉之

與讀曰。與言。雖朕

與嘉之

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

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

取婦

取與。取與。取與。取與。

姊妹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

者。訖焉。然

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毋發

觀文帝側

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

帝不。失其

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

大紅十五日

紅與。紅與。紅與。紅與。

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

自流于博

他不在令中者。皆以

比率從事

比率類也。比率類也。

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

毋有所改。

苛

流不遺。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毋有所改。

蓋特出帝意而非故事也。觀其詞非知歎生之說者不能。孰謂帝不知學乎。鍾惺曰：文帝遺詔薄。蓋本出老莊。而以虛懷謙致發之不露奇言異迹。不爾是楊王孫矣。

黃震曰：按文帝遺詔。雖喪議禮。着說焉。然觀文帝側。憐為民。惟恐妨之。至以彌篤。在帝不失其為景。苟倘其言。自流于薄。后世不為記。而說文帝哉。

厚。蓋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人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

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緇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衣也。○索隱曰：已下。謂柩已下。小功布也。緇。細布也。于壙。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毋有所改。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孝文本紀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

遣歸家，重絕人類也。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

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

以為墳，故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

藏郭穿復土。藏郭，卒穿壙。卒武乙巳。駟按：漢書云乙巳葬

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

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

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

高廟酹。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奏武德

秦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閩梁，不與遠

方。張晏曰：孝文十一年，除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

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

人不祭，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

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

肉刑當作  
宮刑上有  
肉刑文

酹  
此祭名也，因釀酒名焉。

高廟酹。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奏武德

盧大經曰文帝以乙巳葬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

造歸家重絕人類也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

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

以為墳故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

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馴按漢書云乙巳葬

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

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

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

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孝惠廟酎

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閩梁。不與遠

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

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

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

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

肉刑當作  
宮刑上有  
肉刑文

史記

卷之十

孝文本紀

七

之舞

文類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于文帝廟

以明休德然後祖

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

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

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

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

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

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

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

張宴曰王及列

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

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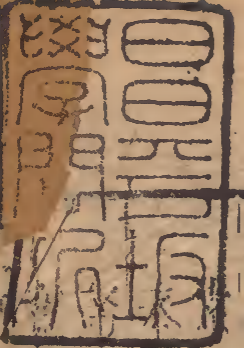
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

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年曰世善人之

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

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

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言

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兆遇大橫宋昌建策絳侯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偃兵除刑諉政簡刑清綈衣率俗露臺不營法

卷之十

孝文本紀

十

